



课 I 外 I 阅 I 读 I 百 I 部 I 文 I 库 I 文 I 学 I 篇

# 行走 在同一片蓝天下

孟悟◎著

一句话，一首歌，一则寓言……打点行囊，将这些曾经启迪亿万人心灵的哲理散文装进背包，希望在以后的人生路上有所感悟，增添成功的法码。勇者无怨，智者无憾，我们相信，有了本书的陪伴，你会成为一个自信、快乐、勇敢的人。



广西美术出版社



课 | 外 | 阅 | 读 | 百 | 部 | 文 | 库 | 文 | 学 | 篇

# 行走 在同一片蓝天下

王诤◎著

一句话，一首歌，一则寓言……打点行囊，将这些曾经启迪亿万人心灵的哲理散文装进背包，希望在以后的人生路上有所感悟，增添成功的法码。勇者无怨，智者无憾，我们相信，有了本书的陪伴，你会成为一个自信、快乐、勇敢的人。



广西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走同一片蓝天下 / 王诣著. — 南宁: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494-0696-8

I. ①行…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5338 号

书 名: 行走同一片蓝天下

作 者: 王 诣

图书策划: 何庆军 梁 毅 陈先卓

责任编辑: 潘海清

排版制作: 腾飞文化

责任校对: 郭 艳 韦 丹

审 读: 陈宇虹

出 版 人: 蓝小星

终 审: 黄宗湖

出版发行: 广西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南宁市望园路 9 号

邮 编: 530022

网 址: [www.gxfinearts.com](http://www.gxfinearts.com)

印 刷: 北京潮河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16

印 张: 12

书 号: ISBN 978-7-5494-0696-8/I · 61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言

### 一个写作者的三个词条

刘伟林

#### 安 静

我曾编发过王诒一篇叫《岁月无惊》的散文，第一印象是他写得安静。

该文通篇保持着均匀的叙事节奏，笔触细腻，体验入微，一系列生活的表象凸现在特定的情境里，纤毫毕露，让叙述保持着一种冷静克制的风格（这种风格又设置了事件之外的叙述立场）。隐现的故事轮廓厘清了虚构的内容，同时他还按自己的兴趣去组织文章的细节与材料，或者从当初写作的动机中衍生出不同的令读者去解读的版本。同时，他也把生活的整体退隐成了这样的事实表述：放弃了通过外部观察获得的叙述视域，而是把笔插入人性的幽暗处进行剖解。

在这个甚嚣尘上的时代，安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安静，所以喧嚣就是冒渎。

#### 温 度

关于这个词条，我选择了温度，而不是温暖。温暖是一种感觉，而温度标明了我们内心的长度，更有力量。

王诒散文的温度表现在那些对日常生活进行详尽书写的篇什中。当



下,很多写作者都在复制着普遍的现实和可疑的生活,甚至他们的卑琐、趣味、经验也是雷同的。王诒却与之区别开来,坚持自己的歌唱与心灵的温度,并赋予了事物残酷的诗意。

外部世界是强大的,而我们的内心十分脆弱,当我们用自己的脆弱去与外部世界的强大对抗时,写作的意义便产生了,这就是写作的反抗精神。王诒的安静不只是表现在散文的写作中,在生活中,他同样是一个安静的人。而一个安静的人,他的内心又一定潜藏着脆弱,所以王诒的写作是有意义的,也是事关内心温度的写作。

## 气 质

对一个写作者来说,什么样的气质决定了他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关于这点,对大多数写作者不说也罢。但是面对王诒,我还是愿意饶舌几句。

我所说的气质——指的是作家的精神气息与作品质地。

王诒用散文的方式,在不同层面上探索着这个世界,就他的精神气息与写作质地来说,他的散文写作无疑有更广阔的前景。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并且用自己的文字去与外部世界对峙。纵观王诒其文其人,他并非一味地沉入在虚假的抒情中,而是透过事物表层抵达其背面,找出阴影的部分(进行简洁而朴素的陈述),但他的笔端充满了温度 and 爱。王诒是自信的,有着保持自己内心平衡的方法。

从王诒身上体现出的气质通常为缄默,但我理解为他思的“容器”。它取决于个人的修为与涵养,取决于个人内心的强大与安定。

## 目 录

### 第一辑 遥望麦田

八月的乡村/ <2>

棉花也是花/ <4>

我爱水稻/ <6>

遥望麦田/ <7>

少年情怀随花老/ <10>

怀念四月的乡村/ <11>

村子里的家园/ <14>

栀子花开/ <16>

木槿花/ <17>

野蔷薇/ <19>

柳 花/ <20>

蚕豆花/ <21>

荠菜花/ <22>

洗澡红/ <23>

月亮光光/ <24>

乡村并不遥远/ <25>

故乡的秋/ <28>

故乡的冬/ <29>

老屋场/ <31>

走过南溪桥/ <32>



乡村与雪/ <34>

乡村与耕牛/ <37>

我的蔬菜我的园/ <40>

## 第二辑 村里村外

永远的牌楼/ <44>

煎豆粿/ <47>

做年粿/ <48>

打年鱼/ <51>

顺年猪/ <53>

蜘蛛/ <55>

蝉/ <56>

麻雀/ <57>

萤火虫/ <58>

金壶/ <60>

木犁/ <62>

水车/ <63>

火盆/ <64>

土砖/ <66>

枪/ <67>

油灯/ <69>

糟坛/ <71>

竹床/ <73>

禾斛/ <75>

苔洞/ <77>

## 第三辑 凡人琐事

老陌/ <80>

老满/ <81>

- 活 着 / <82>  
华 君 / <86>  
哑巴兄弟 / <89>  
读书人二明 / <90>  
戏 疯子 / <91>  
星期三早晨的上班路上 / <93>

## 第四辑 岁月留香

- 菊花开满地黄 / <98>  
凰村时光 / <100>  
白水湖边 / <102>  
十 人 间 / <104>  
一年一度槐花香 / <106>  
湖口老城 / <107>  
露 天 戏 / <109>  
剃头旧事 / <110>  
怀念琶洲的小屋 / <113>  
老 二 中 / <114>  
翎 子 / <116>  
对流泗镇的叙述 / <119>  
想念阿鹿 / <122>  
走出日记 / <123>  
怀念书信时代 / <125>  
与语文同行 / <126>

## 第五辑 自言自语

- 我居住于可能之家 / <130>  
一个雨夜的臆想 / <132>  
二 十 年 / <134>



# 行走

在同一片蓝天下

又见秋雨/ <136>

烛光中的漫想/ <138>

自言自语之间/ <140>

当所有的火车都已开出/ <142>

没有花香/ <144>

宁红心事/ <145>

等待那个季节/ <147>

在水草丰美里行走/ <149>

散文和茶/ <150>

散漫的阅读/ <152>

时还读我书/ <155>

夜来秋雨声/ <156>

下午的独白/ <157>

## 第六辑 守望亲情

父亲与钟/ <162>

外公/ <163>

土地/ <165>

暖暖的雪/ <168>

父亲就是父亲/ <169>

父亲在堂前饮茶/ <171>

大舅/ <173>

二舅/ <175>

三舅/ <177>

细舅/ <179>

棉衣/ <180>

棉纱/ <183>

# 行走 在

## 同一片蓝天 下

林之韵凡八



### 第一辑

#### 遥望麦田





## 八月的乡村

我喜欢八月的乡村。八月的乡村有很浓的气息,这种气息能唤醒我与八月有关的联想。为此,我时常在八月的晴天下乡去。

沿着一条老路,慢慢地行走。

这是一条乡间大道,我曾经行走了很多年,泥土路一直凸凹不平,如今却让我感觉到一种熟悉之外的陌生。行走乡村,其实非常寂寞,尽管阳光是那样热烈,有鸟声,还有鸡群在草丛中出没,但乡村里的人不多,年轻人更少。我向老人尊敬地打着招呼,这种尊敬是由衷的;但是小孩大多已经不认得我了,只是茫然地看着我不像其他的村里人那样地走过。

地面仍然像从前一样,像一直被谁丢在那里似的,没有打扫过。陈旧的碎瓦片,散落的萝卜菜,来不及烂掉的稻草,甚至还有零散的牛粪,让人感觉走在时光之外。那条裸露的老树根,高高突起,仿佛粗了不少。它曾经若干次挡住我拉谷子的板车轮子,但没有谁去铲除它,只不过它的表面光滑了一些。

很多人家的老屋场上都种上了蔬菜,绿油油的,在阳光下显示着旺盛的生命力。那里是我们从前的娱乐场所。曾经的乡村少年,娱乐的足迹遍布整个村庄。但是痕迹早已被风吹走了,或者被翻到泥土的深处,就像那些日子不再有了,繁茂的植物覆盖着一切。

村里静悄悄的,再也看不见乡村少年的身影,乡村少年一去不复返了。当孩子们长到一定的年龄,他们离开了乡村,成了城里的中学生,然后就是大学生,城里的青年,再不轻易地回到乡村里。

我又站在村西口的那棵大树下,仰头望天。开始落叶了,茂密的树冠开始有些稀疏,像中年男子的发顶。树正处于生命的顶峰时期,再过一段时间,它们就会慢慢地凋敝,然后进入冬眠状态。叶片不时地飘落,空气中已经隐隐有了些衰老的气息,这是一种能让人清醒而伤感的气息。八月的乡

村是一朵正在凋谢的花,眼睁睁地看着一朵盛开的花慢慢地凋敝,让人心满意足却又无可奈何。

那棵树是我们村庄和田野的分界线。此时我已经走完了那条珍贵的乡间大道,开始面向田野。我面前是饭馆里,饭馆里是我们村的田野。宽阔的饭馆里正好充满我的视野,除了庄稼,看不到更多的人。

在不多的移动的身形中,有一条耕牛。耕牛是乡村生活的主要内容,我总觉得,八月里的耕牛是一种幸福的象征。那条耕牛正沿着田边的草丛,低头啃草,它慢条斯理地甩着尾巴,很安分也很悠闲。它不停地低头探向草丛,又不停地抬起,一边嚼动一边点头,仿佛称赞着什么。

我再一次离牛很近。牛的眼睛很大,清澈而单纯,像四月的草地,偶尔它还抬头望望天空,眼睛里便会闪出熠熠的光芒。由于耕牛的存在,本来空寂的田野便有了活动的气息。

阳光照在我身上,也照在身边的这头耕牛身上,世界在阳光下自由地呼吸,在呼吸里慢慢地衰老。一切的气息都是因为有了阳光,离开了阳光,任何生物都会显得非常的表浅,尽管阳光给世界也带来了阴影,阴影却使更多的存在深刻起来,连同生命。

临近中午的阳光稍稍带着热烈,我脚下的一块田叫“过水丘”。过水丘是用来给整个田垄过水的,不知见证过多少似水的年月。过水丘在我童年的时候是村里的油坊,曾经是个热闹而风流的地方,我不知道在那些无尽的土地深处埋藏着多少曾经的风流与繁华。

或许,正是往日的那些风流与繁华,滋润了土地上的万物,让它们在不同的季节,以花开叶落的方式给后人种种的生命暗示。





## 棉花也是花

棉花,似乎不能够算作是花的一类,尽管它们也开出五颜六色的花朵,但开花不是它们的目的,相对于它们的价值,开花只是它们生命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棉花是五月初才开始生长的。

当夏天的风吹软了整个乡村,土地也开始渴望种子的深入。农人用铁锄刨开一条条土沟,肥沃的土地,向人们张开温暖的怀抱,种子们从农人的手里扑向土地,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

劳动把种子和土地紧紧地联系起来。

天气渐渐暖和,种子悄悄地发芽出土,带着土腥味,在阳光中小心地露出尖嫩的头角。在棉苗的生长过程中,农民完成了与土地的交流,把自己的生命扎进土地的深处;也因为农人,棉苗才得以安然地展枝拔节。

农人们虔诚地呵护着它们,好像土地的主人;棉苗却主宰着农人的梦,把这种梦想牵引到八月的天空下去盛开。

我不止一次跟着父母去地里侍弄棉苗。五月的田间地头,到处是弯腰耕作的农民。父亲说,花见花,四十八。意思是说在棉苗开出第一朵花后的四十八天后,就可以捡棉花了。说这些话的时候,棉苗还是三寸来长,暗红的秆、嫩绿的叶片,距离那些软融融白花花的收获还差着两个季节。但这一点儿也没影响到父亲脸上安稳的笑容,仿佛收获是明天的事情。风已经很暖和了,泥土里有丰富的水分和养料,空气中有阳光热切的扶持,父亲相信,有这些就足够了,棉苗会放开了脚步,在土地上生长出茂密而丰实的世界。

棉苗渐渐地长粗长高,距收获越来越近了,阔大的叶片,红紫色的花,结实而翠绿的棉桃,像一群穿红着绿的农村少女,在阳光和风雨中尽情地展示着健美的生命。

棉地里渐渐地看不见地皮了,农人们低着头小心地除去一根根杂草,汗

水沿着脸颊无声地流淌，滴进脚下的土地中，滋润着棉花。

一天就这样滴进了土地；一段岁月，一辈子就这样滴进了土地深处。

棉苗一茬一茬地生，农人一辈子一辈子地劳作，阳光永远充满热情，土地永远年轻。

八月，才是棉花盛开的季节。

在这个炎热的季节里，农人劳累而喜悦。那些朵儿从褐色的桃壳中蓬然开放，毫无保留，阳光越是强烈，朵儿越是灿烂。棉花们安然地等候着农人，它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归宿，对土地和农民有着天然的依赖，它们吸足了阳光，从骨子里都带有温暖的因子；它们吸足了地气，丝丝线线都带着与土地相连的亲切。

它们熨帖地安置我们的身躯和精神。

农人变得轻盈而敏捷，走在张扬而一律的棉花丛中，充实而愉快。一朵朵棉花，是汗水在阳光下的另一种存在状态，农人们快乐地收捡着，搬运着，收藏着，从晨曦中出发，在夕阳中回家。

平凡的日子因此厚实而绵长。

棉花堆放在家里，发出深长而细密的呼吸，更是牵引着农人的心。站在雪白的棉堆旁边，农人黝黑的脸庞也成了一朵朵棉花。

繁忙的季节总有一天会过去，无论棉地是怎样的富有和浩大，也总会有被辛勤的农民收取干净的时候。收捡后的棉地静静地平铺在天空下，沉默不语，好像为子女操劳了一生的老人，舒展开满脸的皱纹，安详地歇去。

农民们忙完了所有的农事，时节也往往到了深秋。他们开始拔秆，把它们铺在地里晒干，然后担回家堆在门前，码成了一座座小山。它们是很好的柴火，能让村庄上空飘起古老的炊烟；熊熊的火光，更能让老人温暖而安详地度过寒冷的冬天。

温暖我们的，除了亲情，还有棉花。



## 我爱水稻

我对水稻有太多的感情,这种感情很难表达,很难表达的原因就在于它很难归类。它不是友情,不是爱情,也不是亲情,但都有些像,尤其是有些像亲情。沿着水稻的脉络,我一个季节一个季节地成长。水稻老了,我却长大了;我老了,水稻却正年轻。我的血液中含有水稻的米质的芳香,我和水稻都有相同的生命本质:短小、质朴、坚挺而脆弱。

我时常思考水稻的形象。它不像北方的小麦,秸秆高大,麦芒锋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小伙子的张力;也不像棉花,花朵鲜艳,青翠招摇,女孩味十足。它们坐落在水田里,清秀而丰满,水性而沉稳,微带幽香,能把单个一棵变成硕大的一个家族。

人与水稻的轮番直立,成为乡村生存的主要方式。每年,暮春的寒意还没有消退,早稻就要开始下田了。刚栽下田里的秧苗宛如村里的小姑娘,梳着稀稀落落的小辫子,在广阔的水田里显山露水,毫不出众;天气一天天暖和,风雨一次次地催促,秧苗慢慢地就成了夏季里柔美丰满的村姑,风情万种,生机勃勃。它们昂扬地拔节,把清淡的香气传散到整个田野。很多次,我走过水稻身边,水稻们在微风中招展,流水汨汨,水稻们安静地生长着。

人在田坝上走,水在田沟里流,水,无论怎样地流淌,都流不出水稻的世界。逝者如斯的名言,是告诉人类的话。水稻的生长一茬又一茬,季节比流水还长。水稻生长得不合礼节,生长得让人们欢天喜地。

人们所说的“春争日,夏争时”,似乎就是对水稻而言的。和早稻不同,晚稻下到田里,一天一个模样,几乎是一下子便长高了,又一下子把水田铺满了。长到一定的程度,它们就停了下来,仿佛也在享受难得的秋阳秋风,又仿佛在显示着什么,在团结中等待,全然不顾身边世界的匆忙。这时的田野,自然又是一种清香,一种色彩。我曾经无数次走在水稻成熟的田野中,阳光普照,秋风和畅,无边的田野上金浪起伏。金黄的叶片,灿烂的稻穗,水

稻充满了我的整个世界。一粒谷子便是一粒生命，它们有着黄金般的外壳，白玉般的内质。我无法去向谁表达对尊贵生命的崇敬和感激。

它们静悄悄地立在田里，若有所思，每一阵风过，都会发出簌簌的声音。收割的日子里，农人们弯腰挥动镰刀，刷刷的声音在季节的上空回响，水稻们摔倒在他们的肩上，修长的叶片抚摸着他们的脸颊。他们双手举起，弯腰轻轻地放下，怕惊动了沉睡的稻子，生怕那饱满的米粒有一丁点儿流失。水稻的季节哗然而去，农人们以一种完整的仪式完成了最后的膜拜。农人们直立在天空下，成了田里另一种水稻。

水稻过冬的方式很特别，稻茬留守在田里，稻草堆码在村庄的场角，只有稻谷，来到我们家里，成为我们的粮食，成为一切梦想的根源。拥有稻谷，能给农人们带来特别的幸福，使农人们真正地拥有土地。



## 遥望麦田

小麦离开我们家乡有很多年了。

再一次想起小麦，是在深秋，一个晴朗的天气里。我站在洒满阳光的田野上，满眼是棉花、大豆和稻子，丝毫不见小麦的踪影。如果小麦还在的话，应该到了它们下地的时节了。母亲说，九月种麦，九天发芽；十月种麦，十天发芽。母亲说这些话的时候，快六十岁了，她年轻的岁月和脚下有过的麦田一样，离开我们的生活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记忆中有很多次跟着母亲一起种麦。母亲在前面牵着地沟，我跟着播撒麦粒，饱满的麦种一粒粒从指缝间滑落，扑向大地，顽皮地在泥土里打滚。母亲轻快地盖上土层，像一个日子接着一个日子地盖上我的童年。麦苗总是准时发芽出土，出土的麦苗，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欣喜。母亲的欣喜是因为她是母亲，我的欣喜完全是因为少年的情怀，是因为麦苗的本身。它们的那种翠绿，在冬天里的那种旁若无人铺天盖地的翠绿，在我的眼中展示着无限魅力。我表达欣喜的方式很直接，就是用儿时的脚步放肆地在麦地里疯跑。



# 行走在同一片蓝天下

冬天的麦田并不怕我们踩压，我们头顶着蓝天，呈直线地在麦田之间跳跃，直到跑来雪花。

雪花下在麦田里就像我们待在温暖的家里，麦田是雪花的家园。当雪花一层层地滋润着麦苗的时候，我们守在火炉旁边，感受着父母叙说瑞雪兆丰年的喜悦。烟雾从小小的窗口冒出，把屋檐的积雪化成滴答的水珠，变成脉脉流淌的细流。那些细流从我们的墙角根流走，不动声色地捎带着一层积雪，轻轻滑过父母的眼角，流向麦苗青青的春天。

春天的乡间生长万物，也同样生长着饥饿。尽管小麦生长得很快，但在我们急迫的眼中，小麦仿佛在报复我们冬天的放肆，慢慢地灌浆，在早春的风中青黄不接。一阵阵风雨之后，小麦一次比一次地低下了头颅，田野里有了成片的金黄的颜色。最后，时令推移到四月，乡间的天空中传来布谷鸟的叫声，霍霍的磨刀声响彻了村南村北，地面上也多了些孩子的跑动，村庄终于在依旧寒冷的北风中苏醒过来。一年之中，小麦最先把收获和土地连接起来，表情严厉的父母又开始变得慈祥而有耐心。开镰之后，村庄的炊烟里飘带着小麦的香味，小麦让枯瘦的村庄随着季节一起丰盈。

麦粒被父母仔细地收藏在家里安全而干爽的地方，那些斤两仿佛是他们的身家分量，在漫长的日子里，一次次地用来填补着我们向上拔节所形成的空缺。麦秆堆在我们的屋子旁边，慢慢地被我们细小的手抽出，一小把一小把地送进灶膛，化作袅袅炊烟。整堆的麦秆渐渐地低矮下去，微微地歪斜着，像被抽走了时光的老人。当最后一束麦秆从我们手里经过化作缕缕的烟雾消失得无影无踪之后，村庄便失去了与麦田的最后一丝牵连。我们就在那样的不经意间抽掉了我们的童年和父母的年轻时代。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的乡村终于还是放弃了小麦，就像放弃了一

